

張元濟編著



中華民族的人格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作者按此書時已料劉必有通
敵賣國之事一系時而起姑作
此以徵國人三六後果被敵軍
取去付造紙廠毀化此為切勿幸存
至本年重閱一過不禁感慨良多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張元濟識



張元濟編著

中
華
民
族
的
人
格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書的本意

孔聖人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孟夫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幾句話，都是造成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

我們良心上覺得應該做的，照着去做，這便是仁。爲什麼又會有求生害仁的人呢？爲的是見了富貴，去營求牠；處在貧賤，去避免牠；遇着威武，去服從牠；看得自己的身體越重，人們本來的良心，就不免漸漸地消亡。貪贓枉法，也不妨；犯上作亂，也不妨；甚至於通敵賣國，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來。只要搶得到富貴，免得掉貧賤，偷然再有些外來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

更什麼都可以不管了。

有了這等人，傳染開去，不知不覺受他的引誘，這個民族，必定要墮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

我們古來的聖賢，都有很好的格言，指導我們，在書本上，也有不少的豪傑，可以做我們的模範。

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裏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裏。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有的是爲盡職，有的是爲知恥，有的是爲報恩，有的是爲復仇，歸根結果，都做到殺身成仁，孟子夫子說是大丈夫，孔聖人說是志士仁人，一個個都毫無愧色。

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尙的。只要謹守着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着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作者自白

讀者須知

- 一、本書的材料，從左傳採來的兩篇，戰國策裏一篇，史記裏五篇。
- 二、原書上所載的事實，有很繁重的，也有很難了解的，在這些地方，間或酌量刪去，但是只有刪節，沒有改動。
- 三、各書上原來的文字，多是很高古的，爲便利讀者起見，一律翻做了白話。
- 四、翻白話時，很注意原來的意思，使牠兩面可以對得起來。上層排的是

原文，下層是翻的白話，上下對看，學生們可以藉這通俗文，貫通到古代的美文。

五、原文有難於明白的，仍舊附入本書的原注，有時也將原注翻做白話，或參加私人的意見，附注在譯文的後面。

目錄

一 公孫杵臼 程嬰

節錄史記

二 伍尙

節錄左傳

三 子路

節錄左傳

四 豫讓

錄史記

五 聶政 聶榮

錄史記

六 荆軻 田光 樊於期
高漸離

錄戰國策

目錄

七

116988

中華民族的人格

七 田橫二客

節錄史記

八 貫高

節錄史記

中華民族的人格

一 公孫杵臼 程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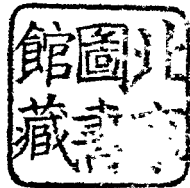
節錄史記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四百九十年間之事

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

晉國君景公繼位之後，大臣趙盾亡故。國君給他身後的一個美名，稱做宣孟。他兒子名朔，承襲了他的職位。

晉是春秋時代的國名，他的國都，在現今山西省太原、曲沃等縣地方。趙盾是晉國的大臣，晉君靈公很忌他。後來靈公被殺，叔父成公來接了位，不久又死了。景公是成公的兒子。諡是人死後另換一個名號，表明他生前的美德。



朔娶晉成公姊爲

夫人……

大夫屠岸賈欲誅

趙氏……

趙朔的夫人，娶的是前君成公的阿姊。

晉國有個權臣，官拜大夫，姓屠岸，名賈，常常想要誅滅趙氏。

屠岸賈是靈公的寵臣，和趙盾不對。說靈公被殺，是他的主張；所以要和他爲難。

韓厥告趙朔，趣亡。
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我趙氏的香火，不至斷絕，我在九泉之下，也沒有什麼

疾不出。

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

遺憾了！韓厥一口擔承，回家後，就此託病，杜門不出。屠岸賈十分專橫，並不稟明國君，逕自會同諸將，帶了兵隊，到下宮地方，攻打趙氏。趙氏抵禦不住，趙朔首先被害，還有趙同趙括趙嬰齊等輩，也一同殉了難。趙氏幾乎全家滅亡。

下宮是地名，大約是趙氏住家的地方。史記考證說，趙同趙括不是在這時候死的，很疑太史公筆下錯誤；但是我們引用史記，只能照着他說。

趙朔夫人，是前君成公的阿姊，懷孕在身，從家中逃難出來，躲到宮內。趙朔有個門客，姓公孫，名杵臼；他的同

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

事程嬰和趙朔更是深交；出了事後，兩下見面，公孫杵臼問道：「這不是我們應該死的時候麼？還等待什麼！」程嬰道：「趙夫人有孕在身；他家運好，生的是男，我預備替他効力；若是女呢，我也不戀著這世界了！」沒有好久，趙夫人果然生下一個男孩。

屠岸賈得信，就傳令要到國君宮內搜查。趙夫人手忙脚亂，急得將他的孩兒，藏在褲內，默默的禱祝道：「趙

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

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

氏真要滅門，只得聽你哭了；若還不至於此，你就不要作聲。」後來搜查的人到來，居然十分安靜。

上層袴字，是袴字的古體，褲字又是袴字的俗寫。

這總算逃過了。程嬰覺得不妥，找着公孫杵白，和他商議道：「這一次搜查，幸而無事，倘若兩次三次，接連起來，如何是好！」公孫杵白道：「撫孤成立，和舍生就義，兩件事，那一件比較難些？」程嬰道：「死是容易的，這孤兒要他成立，卻是很難！」公孫杵白道：「宣孟公在日，待你很好，這件難的，請你擔承；我就揀那容易的做

易立孤難耳！公

孫杵白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彊

爲其難者，吾爲其

易者，請先死！」

乃二人謀取他人

嬰兒負之，衣以文

葆，匿山中。程嬰出，

謬謂諸將軍曰：

「嬰不肖，不能立

罷；我先告辭了。」

二人定下密計，先向別處覓到一個初生的嬰孩，公孫杵白把他背在身上，外面罩上一條很華麗的小被，去躲在山裏。程嬰假裝着到屠岸賈的軍部去告密，見了諸將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不會替趙氏做那撫孤的事情；那個給我千金，我便將那小孩的住處奉告。」諸

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

史記原注：集解，徐廣

曰：「小兒被曰葆。」

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

將聽了，個個都十分高興，立刻答應了他。

隨卽點齊兵隊，就叫程嬰帶路，進入山口，曲曲折折，居然找着公孫杵臼。公孫杵臼一見，便假意大罵道：「程嬰啊！你真是個小人！當日趙氏遭難，你只顧自己逃生，後來和我商量，要保全趙氏的骨肉，我也很相信你，想

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白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白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

不到你竟拏我出賣；這小小的孩兒，就算不能扶助他，你也忍心賣他麼？」雙手抱着那嬰兒喊道：「皇天吓！皇天吓！可憐這剛出世的孩兒，有什麼罪孽？我情願替他；請諸位留他一條命罷！」再三哀求，諸將只當沒有聽見，一聲號令，老的幼的，同時畢命。諸將心中，都以爲趙家血脈，真個從此斷絕。收了兵隊，一路歡呼而去。

喜。

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

那知道趙氏真正的孤兒，還在人間，程嬰終究帶了他逃走，躲在深山之中，不知不覺，一直到他十五歲了。

晉國君景公忽然得了一場大病，派人去卜問得病的原由；卜出卦來，說是晉國有過大功業的亡人，不能稱意，在暗中作弄。景公信以爲真。恰好問到韓厥；他是知道趙氏孤兒的蹤跡，便說道：「晉國從前有過大功業，現在沒有人祭享的，恐怕只有趙氏吧！」

古人迷信很深，有病就疑有鬼卜，就是探問鬼的情形。爲祟，是指。

乎？」

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

有鬼在暗中作弄。

景公問道：「趙氏還有後裔麼？」韓厥趁勢將實在情形陳說一番；景公也覺得很對不起趙家，就和他定計，將那孤兒立爲趙氏之後，私下找他回來，養在宮內。

有一天，諸將要進宮問病，景公得信，暗中叫韓厥埋伏下許多人；諸將到來，景公仗着韓厥的聲勢，鎮壓着諸將；一面叫趙氏孤兒出來，宣布他的名字是武，是趙氏遺下真正的孤兒。諸將無可奈何，只得同聲啓奏道：

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並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

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

「以前下宮之事，都是屠岸賈一人所做的；他假傳君命，強迫着衆臣依從。要不是他，那個敢闖這大禍？就是國君沒有因病卜出的卦象，臣等本來也要請替趙氏立後；國君既然吩咐，臣等無不遵從。」

景公聽罷，就喚趙武程嬰過來，見過諸將，一一行禮。當下派他二人，隨同諸將，帶了兵隊，前去屠岸賈家，將他

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

擊下，合門處死。同時將以前充了公的趙氏受封的田邑，發還給趙武，一切恢復原狀。

過了幾年趙武已經及歲，舉行冠禮。事畢，程嬰立起來，和趙氏衆家臣作別，又對趙武說道：「以前奸臣作亂，圍困下宮，我們主公殉了難，同事死的也很不少，我那時不是貪生，不過要想保存趙氏的一脈。現在趙武奉了國君之命，立爲趙氏之後，年紀已經長成，又復了原來的職位，我要到地下報與宣孟公和故人公孫杵臼知道。」趙武聞言大哭，跪在地上磕頭，再三求他道：

位，我將下報趙宣
孟與公孫杵曰：「
趙武啼泣，頓首，固
請曰：「武願苦筋
骨以報子至死，而
子忍去我死乎？」
程嬰曰：「不可！彼
以我爲能成事，故
先我死；今我不報，
是以我事爲不

「我趙武預備盡我一身的精力，有一日，報答你一日，你怎忍拋撇了我去尋死呢？」程嬰道：「我不能奉命了！公孫先生把你交付於我，他信得過我，必能成功，很放心的先我而死；現在我不去報知他，他一定疑心我這事做不成，如何對得起他呢？」正在難分難解之際，猝不及防，他竟拔刀自殺，一道英魂，渺渺茫茫，和公孫杵相見去了。

古代男子到了二十歲，要舉行加冠之禮，表示已經成立，與童子不同。

成。」遂自殺。

批評

趙朔死後，屠岸賈的權勢，越發浩大，若沒有他二人，趙氏的遺腹子，一定是不能保全的。

就是他二人盡心竭力，去保護這孩子，屠岸賈老奸巨猾，無論怎樣的躲避，總逃不出他的手掌，結果也是同歸於盡。

單單找一個小孩做替身，去獻給他，他那裏會相信，拏自己的性命去陪他，做得十分像，或者可以瞞得過；但是他二人誰是先死，這又是一個問題。

程嬰說，「死易立孤難。」立孤固然是很難，但是死之一字，也談何容易。

公孫杵臼肯陪着這假遺腹子去死，這等壯烈的舉動，豈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呢？

程嬰擔任立孤，後來趙武成立，這件難事，總算成功；可以對得住趙氏父子，也可以對得住公孫杵臼了。然而這是尋常人的思想，不是英雄的自命。

程嬰臨死，說是要到地下去報知他的故主和老友；這不過是一種託詞；其實是表明對朋友沒有絲毫取巧的意思。

公孫杵臼的死，是死於忠；程嬰的死，是死於信。

二 伍 尙

節錄左傳昭公二十年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四百三十三年間之事

費無極言於楚子
曰：「建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

楚國的奸臣費無極，一天對他國王說道：「太子和伍奢謀反，不久要在方城之外舉事了。」

楚，是春秋時代的國名，他的國都，在現今湖北省江陵縣地方；國君受封的是子爵。那時國君是平王，他的太子名建，他用伍奢做太子，費無極做少傅，去教導太子。伍奢爲人，很正派，忠於太子；費無極卻和他相反，常常要說太子的壞話。

王執伍奢：

國王聽了他的話，就把伍奢拘禁起來。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而父！」

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

費無極還不肯罷休，又向國王說道：「伍奢的兩個孩兒，都很能幹，倘然到了吳國去，我們一定不得安寧；莫若趁此機會，藉釋放他父親的罪爲名，叫他回來。他們心地很好，必定肯聽的。若不是這樣辦，免不掉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大害。」楚王聽罷，就派人傳知伍氏兩兒道：「快快回來！我赦免你父親的罪！」

吳，也是春秋時代的國名，在現今江蘇安徽兩省境內；接連楚國。

那時伍奢的長子伍尙，正做着棠邑大夫，接見了來使，便去勸他兄弟伍員道：「你快到吳國去，我情願回去一死。我的聰明，趕不上你；我去送命，你來報仇。國王既

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

然說子能回朝，父可免罪；我們怎麼可以不去？全家骨肉，平白地被人家殺害；我們怎麼可以不報？做人有幾種美德：第一是孝，第二是仁，第三是知，第四是勇。什麼是孝？拚卻性命去保着老父的安全，這便是；什麼是仁？估量着有成效的去做，這便是；什麼是知？挑選着擔當得起的直前不辭，這便是；什麼是勇？明曉得沒有生路的也不退縮，這便是。倘然我們一同逃避，豈不是將老父遺棄？這是不可以的；倘然我們一同回去送死，豈不是將伍氏的聲名從此消滅？這也是不可以的。你前程遠大，好好努力！比較大家同歸於盡，好得多了！

伍尙歸。奢聞員不
來，曰：「楚君大夫，
其盱食乎！」楚人
皆殺之。

左傳原注：將有吳憂，

伍尙

棠，是楚國的地名，在現今江蘇省六合縣；當時和吳國很近。伍員就是伍子胥，後來逃往吳國，走到昭關，幾乎被追兵趕上，幸虧有隻漁船渡他過江，才得脫身；在路上害病，他又吹簫乞食。到了吳國，吳王闔廬接位之後，很重用他；他力勸吳王興兵伐楚，打得楚國一敗塗地，報了他的父兄之仇。

伍尙說罷，和他兄弟分手，回到楚國。伍奢在監牢裏，聽見他的第二個兒子沒有回來，歎息道：「楚國的君王和他的臣下，恐怕有一天飯都吃不下了！」不久，父子二人，同時被楚王殺害。

不得早食。

批評

史記伍子胥傳裏，本來說楚國的使者到來，伍子胥勸他哥哥一同逃走，不要回去；但是伍尙不肯贊成。

我以為他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他知道他回去他父子都不能活的；但是不回去，楚王可以反過來說：「是你們不回來，我所以殺他的。」豈不是背了不孝之名？孝字是人生的美德，他所以一定要保存着。

第二層：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及子胥，所以將報仇的責任，加在他弟弟身上。自己一死，更可以激成子胥報仇的志願。

伍子胥後來果然藉了吳國兵力，報了父兄之仇。據此看來，伍尚爲人，對他的父能够盡子道，對他的弟能够盡兄道；他的人格，可算得圓滿無缺。

三 子路

節錄左傳哀公十五年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間之事

衛孔圉取太子蒯
聶之姊，生愷。

孔氏之豎渾良夫，
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昏，二
人蒙衣而乘，如

衛國的大臣孔圉，他的夫人，是太子蒯聶的阿姊，生了一子，取名曰愷。

衛，是春秋時國名，他的國都，在現今河南省滑縣淇縣地方。

孔氏的家僮渾良夫，一天引着太子到孔氏的外花園住下，到了掌燈時候，他二人穿了婦人的衣服，坐着小車，混進孔家去，一直到了孔老夫人伯姬的內室。

伯姬，就是衛太子的阿姊；孔愷的母親。那時太子逃亡在外，他的

孔氏，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緞從之。

左傳原注：介，被甲。輿，緞豚，欲以盟。

迫孔慳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

左傳原注：孔氏專政；

兒子名輒，正做着衛國的君主，號稱出公。太子串通他阿姊，要想奪回君位，故由外方私下回來；其中通線索的，就是渾良夫。

吃過晚飯後，這位孔老夫人手執長戈，首先領導；太子和他隨從的，一共五位，都穿上盔甲，推着小車，裝了一口豬，在後面跟着走。

古人結盟立誓，要用牲口的血；太子對於孔慳，有許多要挾，所以帶着一口豬，預備灑血之用。

到處尋孔慳不着，後來在茅廁裏撞見，抓了出來，勒逼他一切允許，兩方定下了約文；隨即押着他上了一座高臺。

故叔桓，欲令逐輒。

欒寧：聞亂，使告

季子，召獲，駕乘車，

奉衛侯輒來奔。

左傳原注：季子，子路

也，爲孔氏邑宰。召

獲，衛上大夫。

季子將入，遇子羔

將出，曰：「門已閉

矣！」季子曰：「吾

那時孔桓執掌衛國朝政，所以太子和孔桓的母親要先逼他允從。

孔氏的總管欒寧，聽到有亂事，就派人去通知子路。當

時有位召大夫，知道不妙，預備好車子，即刻帶了舊君

出公，逃到魯國。

季子就是子路，姓仲，名由，是孔門的弟子；那時正在衛國，做着孔桓

受封的都邑的地方官。

子路接着欒寧的報告，登時動身，趕到衛國都城去；正

在路上，遇着他的同學子羔，剛從城裏逃難出來，子羔

喊道：「城門已經關閉，不要去了！」子路道：「我到那

姑至焉。」子羔曰：「裏再看。」子羔道：「手下沒有政權，何必冒這大險。」

「弗及，不踐其難。」子路道：「食人之祿，遇着危急，應該替他擔當。」

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
子羔，姓高，名柴；也是孔門的弟子。

避其難。」

左傳不踐其難句下

原注：言政不及己，可

不須踐其難。不避

其難句下原注：謂食

孔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

子路

二人說罷，各自分路而行。子路走到城邊，守門將官一

及門，公孫敢門焉。

曰：「無入爲也！」

季子曰：「是公孫！」

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

救其患。」

左傳公孫敢門焉句

下原注：守門。

有使者出，乃入曰：

「太子焉用孔慄！」

員，正是公孫敢；一見子路，出來攔住道：「不要再進去了！」子路道：「你是公孫將軍啊！平時受人的好處，禍事一到，便自躲開。我仲由不是這樣的人；我得他的俸祿，一定要救他的危難。」

正說話間，城門開了，有一位使者出來，子路乘機進去，趕到臺前，望着太子說道：「請太子不必扣留孔慄，就

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左傳必或繼之句下

原注言已必繼孔惺

爲難，攻太子。

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子路

是太子殺了他，也還有人跟着要起來的。」說罷，等了一會，又說道：「我聞得太子很膽怯，倘然在臺下放火，燒到一半，一定會將孔叔放將下來。」

子路言下的意，就是孔惺被殺，他自己也是要追蹤孔惺，攻擊太子。

太子聞言，着實害怕，當下派了兩員勇將，一是石乞，一是孟賁，走下臺來，和子路對仗。兩人都使得一手很好的平頭戟，左右夾攻，竟把子路的帽襻砍斷。子路道：

二七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左傳原注：不使冠在地。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君子身可殺，冠不可落地。」隨手將帽攥挽上，力戰而亡。

那時孔子住在魯國，聞得衛邦內亂，太息說道：「柴呢！恐怕會回來！由呢！一定要殉難了！」

批評

衛太子偷偷摸摸的回國，要搶奪君位，舉動很不光明正大；子路是很剛直的人，如何能看得

過。

「利其祿必救其患」這句話，是做人一定的道理。子路正食孔悝之祿，孔悝受太子的逼迫，無法脫身，子路所以要去救他。

子羔勸他，公孫敢又阻他，他都不聽；這正是他的見義勇爲。結纓而死，何等從容不迫！

四 豫讓

錄史記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六十四年至二千三百三十六年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

豫讓，他出身是在晉國，起初做過范中行家的家臣，默默無聞。不久，離開了，轉到智伯家裏去，擔任些職務，智伯倒很器重他，優待他。

范中行氏，都是晉國的世家，智氏和中行氏，本來是同族，都姓荀。

史記原注：索隱曰：案

左傳，范氏，謂昭子吉

射也。中行氏，中行

文子荀寅也。自荀林

父將中行後，因以官

爲氏。

及智伯伐趙襄子，

趙襄子與韓魏合

謀，滅智伯，滅智伯

之後，而三分其地。

史記原注：索隱曰：案

智伯，襄子荀瑤也。襄

豫讓

後來智伯和趙國主襄子不對，起兵去攻打他，襄子抵不住，暗中和韓國魏國連合起來，定下計策，竟把智家滅掉，同時將他所有的土地彼此瓜分了。

趙、韓、魏都是晉國的世家，後來逐漸強大，吞滅了晉國，自己稱爲諸侯。但此時晉君還在，這三家也還沒有立在諸侯的地位，不過在晉國中，儼然像三個小國罷了。

子，林父弟荀首之後。

按智伯亦稱襄子，

非趙襄子也。

趙襄子最怨智伯，

漆其頭以爲飲器。

史記原注：正義曰：劉

云酒器也，每賓會設

之，示恨深也。

豫讓遁逃山中，曰：

「嗟乎！士爲知己

趙襄子因爲智伯欺侮他太狠了，心中懷恨不忘，還拿了智伯的頭殼，加上漆，做他的酒器。

那時豫讓逃了出來，躲在深山之中，嘆息說道：「男子漢爲什麼要盡忠？就爲着有人賞識他，婦人家爲什麼

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戰國策女爲說己者

容句下，鮑彪注脩其

容色。

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

要裝飾？就爲着有人喜歡他。智伯是很曉得我的，我一定要替他報仇，拚着我的命來報答他。我死了，我的靈魂也對得起我自己。」

從此就換了名，改了姓，扮做一個罪犯，到趙家，替他粉刷茅廁。身上藏着小刺刀，預備撞見襄子，即便動手。

首，欲以刺襄子。

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

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

有一天，襄子要上茅廁，忽然心上覺得不好，就把那做粉刷匠的罪犯，拏來審問，才知道他是豫讓。搜他的身上，藏着兇器，說是要替智伯報仇。

一班隨從的人，聲勢洶洶，就要殺他。襄子急忙止住道：「做不得！他是個義人！我小心些，躲過他就是了。」智伯全家死難，沒有留下一個人，他的舊臣，還想出來替他報仇，這可算得是個世界上豪傑了！「終究放走了他。」

賢人也！」卒釋去之。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

史記原注：索隱曰：凡

漆有毒，近之多患瘡

腫，若癩病然。厲癩

過了幾時，豫讓又換了一個方法，拏漆來塗在身上，扮作長着疥瘡的模樣，還恐怕聲音被人聽出來，又吃上許多的炭，將嗓子變啞了，好叫人辨別不出；他在街上要飯，他的妻子撞見他，居然沒有招呼。

聲相近，古多假厲爲

癩。

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

走了一程，遇着他一個朋友，那人仔細一看，問道：「你不是豫讓麼？」他答道：「是的呀！」那朋友對他哭，勸他道：「像你這般人才，到襄子那裏去投効，他必然肯重用你，留你在左右使喚，到那時候，你要怎麼便怎麼，不是更容易麼？爲什麼要毀壞自己的身體，糟躓自己的顏面，要想來結果了襄子，這不是很難的麼？」

委質的質，讀去聲，和贄字一樣的解釋。卑幼見長上時，應呈上進見的禮物；臣下初次見君，也是如此。

必殘身苦形，欲以
求報襄子，不亦難
乎？」

史記原注：索隱曰：欲

謂因得殺襄子。顧，反

也。邪，不定之辭。反不

易邪？言其易也。

豫讓曰：「既已委
質臣事人，而求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

豫讓道：「這斷乎做不得。既然做了他的屬下，替他辦事，又要想去害他的性命，這明明是拏兩條心來對待自己的長上了。我也知道我的做法，是很不容易的！爲

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史記原注：索隱曰：言

寧爲厲而自刑，不可

求事襄子而行殺，則

恐傷人臣之義而近

什麼我又要這樣做呢？我就是教世界上的人和後來的人，知道做了人的屬下，拏兩條心來對待他的長上，是件最可羞恥的事情。」

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

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當事

豫讓

彼此走散了。過了幾時，豫讓打聽得襄子要出門，經過某一道橋；他去躲在那橋底下。襄子正要過橋，他的馬嚇得跳起來。襄子勒住了馬，道：「這一定又是豫讓了！」叫人去問，果然不差。

襄子喚他過來，責問他道：「你從前不是做過范中行的家臣麼？智伯滅了范中行氏，你沒有出來替他報仇，

三九

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

反而投身到智伯家去。現在智伯也已經死了，你爲什麼單單替他報仇，這樣沒有完結呢？」

豫讓道：「我在范中行家，不論什麼事，都當我是個尋常的人，我所以也用尋常的人的身分，去報答他。到智伯那裏，那就不同了，當我是一國的志士，我所以也用

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

一國的志士的身分，去報答他。」

襄子聽罷，着實嘆了幾口氣，還流了幾滴眼淚，道：「唉，豫先生！你的待智伯，已經得到很好的名譽了；我饒放你，也很够了。你自己好好的打算！我不能再放你了！」當下叫跟隨着的兵丁，團團把他圍住。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

豫讓道：「世人有兩句話說：『明主看見別人的好處，總不願埋沒他的；忠臣仗着他的義氣，爲了名節，就是死也不辭的。』上次閣下赦我的罪，大家都稱贊閣下的寬宏。我一犯再犯，我也知道罪無可逃；但是我有一樁心事，要求閣下一件衣服，來砍一下，盡盡我報仇的意思，我也死而無怨了！這種癡心妄想，我不過姑且說說罷了。」

腹心。」

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襄子聽了這話，心中十分佩服，吩咐隨從的人，取一件衣服交給豫讓。他接過去，拔出身上帶着的劍，跳了三跳，把那衣服砍做幾段，大聲喊道：「這遭我可以到地下回復智伯了！」說完，就把自己勒死。

他死那一天，趙國有些志氣的人，聽到這件事，都爲他淌了不少同情的眼淚。

批評

豫讓在我國歷史上，是以報仇而最得名的一個人。

第一次他扮作罪犯，到茅廁裏去做工，受辱也不怕，受苦也不怕；第二次更深刻了，爲避免衆人的耳目，身上塗了漆，又吃了許多炭，踏踐到不像個人，可以見得他志氣的堅決！

趙襄子是他的仇人，第一次放他走，第二次又對他哭；豫讓的義烈，真能够感動人！

最可以佩服的，是豫讓的朋友勸他去投身趙氏，相機行事，他堅決的拒絕，寧可舍易就難，更可以顯出他的正直的精神！

五 聶政

錄史記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零八年間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

聶政

豫讓死後四十幾年，有一個鼎鼎大名的聶政，他出身是在軹縣的深井里。他在本鄉殺了人，怕仇家報復，遠遠的躲避，侍奉了他的娘，帶了他阿姊，到齊國去，做個屠戶營生，過了好些日子。

軹，縣名，在現今河南省濟源縣境內。

有個嚴仲子，是濮陽人氏，他在韓國主哀侯手下，做個親貴的官；但是他和首相俠累很不對。他怕自己的生

四五

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

報俠累者。

史記原注：索隱曰：聶

政殺俠累，在列侯三

年；列侯生文侯，文侯

生哀侯，凡更三代。今

言仲子事哀侯，恐非

其實。

至齊。齊人或言聶

命有些危險，逃走出去，到各國游歷，要想找一個人能够去掉俠累的，來替他出口氣。

韓、是戰國時代的國名。濮陽、是衛國的都城，在現今河北省濮陽

縣。嚴、仲子、名遂。俠累、名傀。

到了齊國，有人保舉聶政於他，說這人很有膽量，現在

政，勇敢士也，避仇，
隱於屠者之間。

嚴仲子至門請，數
反，然後具酒，自暢
聶政母前。酒酣，嚴
仲子奉黃金百鎰，
前爲聶政母壽。

史記原注：具酒自暢

句下，索隱曰：案戰國

策作觴，近爲得也。

聶政

躲避着他的仇家，做個屠戶，在大夥裏藏身。

嚴仲子就登門拜謁，要請他燕會，好幾次，都沒有到，後來備了酒筵，送到聶家，並且請了聶老夫人出來，開懷暢飲。嚴仲子又送上黃金一百鎰，說是孝敬老夫人的。

四七

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羶，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

嚴仲子辟人，因爲

聶政見了這般重禮，大爲詫異，再三推辭，嚴仲子一定要他收下，聶政又謝了，說道：「我託你的福，上有老娘，家道艱難，到處飄泊，到了此地，做這殺狗的買賣，每天得些小錢，也可以備辦些好的食品，供奉我的娘。我老娘這些吃的還不至於缺乏；足下厚意，只好心領。」

嚴仲子拉他到沒有人的所在，對他說道：「我有個仇

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纊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驪，豈敢以有求望耶？」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

人，所以逃出本國；到的國度，也很不少。來到齊邦，得聞大名，仰慕足下的人格，區區薄禮，不過想替太夫人略辦些粗肴淡飯；我和你做個好朋友，那裏敢要求你什麼呢？」

聶政道：「我低頭丟臉，在這種嘈雜的地方，操這樣卑微的職業，只不過希冀着養活我的娘。我娘活着，我不

屠者，徒幸以養老
母。老母在，政身未
敢以許人也。」

嚴仲子固讓，聶政
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
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
已葬，除服，聶政曰：
「嗟乎！政乃市井

能將我的身體答應人，爲他出力。」

嚴仲子還再三客氣，聶政終究沒有收他的。後來嚴仲子到底和聶政做了朋友，很盡他的禮貌，辭別回家。

又過了好些日子，聶老夫人亡故。聶政辦完喪事，滿三年，脫了孝，追想着，說道：「唉！我不過是個大街小巷中無名的小卒，終日擎着刀，宰殺些牲口。那嚴仲子是個

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

大國的一位尊官，勞他的駕，跑上千把里路，來結交於我；我並沒有什麼應酬他，對他更說不出有什麼功勞。他倒拏了百錠黃金，來孝敬我的娘；我雖然沒有收下，我曉得他是很看得起我的。他和別人瞪過眼，結下了冤仇，跑到這窮鄉僻壤，來親近我，信託我；我聶政就能够一聲不響拉倒了麼？從前他屬意於我，我捨不得娘；現在娘去世了，我沒有什麼罣念，我聶政要出來替我的知己幹些事了。」

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

他就離了齊國，往西走，到了濮陽，去見嚴仲子，劈頭問道：「從前我沒有答應你的事，因爲我的娘在，可恨我福薄，我的娘撒手去了。嚴先生！你所要報的仇，究竟是我

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

什麼人？我來替你辦。」

嚴仲子很詳細的告訴他道：「我的仇人，是韓國當今的首相俠累；他又是國主的叔父。家裏的人很多，身邊還有許多衛兵保護着；我想差人去行刺他，好幾次，沒有能得手。承你的好意，幫我的忙，讓我多預備些隨從的車馬，再招些有力氣的好漢，來做你的幫手。」

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

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

聶政搖手道：「從衛國這裏到韓國，中間相隔沒有多遠。要去殺他們的首相，那首相又是他們國主的近支宗親，怎麼可以打草驚蛇？去的人多，各有各的意見，你說是，他說非，你說壞，他說好，這麼一來，定要把消息漏出去。一傳二，二傳三，大家曉得了，韓國全國的人都起來和你爲難，這不是很危險麼？」

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

戰國策不能無生得失句下注：謂相可否。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

聶政

衛國都城，在現今河北省濮陽縣。韓國都城是陽翟，在現今河南省禹縣。

聶政說罷，便向嚴仲子告別，單身上道。不用車馬，也不帶人，自己擎着一把劍，奔到韓國，望着相府行來。

却巧俠累坐在堂上；聶政一看，有不少的衛隊，擎着軍

五五

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史記原注：索隱曰：皮

面，謂以刀刺其面皮，

欲令人不識。決眼，謂

器，站立兩旁，好不威武。聶政挺身而前，走上臺階，趕到俠累面前，將他殺死。

登時在旁的人慌張萬狀，不知所爲。聶政大喊，又殺死幾十個人；當下劃破了自己的臉皮，不夠，又挖出自己的眼珠子，還不夠，又將自己開膛破腹，肚腸都流了出來，就此畢命。

出其眼睛。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

韓國將他的屍首，擺在最熱鬧的街心，出了錢，招人承認，往來的羣衆，都指不出他是什麼人。後來加重賞格，說有人能够報告這刺客的姓名，有千金之賞。等了許久，依然沒有消息。

那聶家的榮姐，忽然得着新聞，說韓國首相被人刺死，那刺客不知道來自何方，也不知道姓甚名誰，攤屍市上，正挂着千金的賞格。她心中十分難過，說道：「這莫

其屍而縣之千金。
乃於邑曰：「其是
吾弟與？嗟乎！嚴仲
子！知吾弟！」

史記乃於邑曰句下

原注：索隱曰：劉氏云，

煩冤愁苦也。

立起如韓之市，而
死者果政也。伏屍
哭，極哀，曰：「是軹

非是我的弟弟吧！唉！嚴仲子，你真是識得我的弟弟！」

立刻動身，來到韓國，趕上市場一看，果然不差。她撲倒在地，撫屍大哭，十分淒慘，當着衆人叫道：「這死者就是軹縣深井里的大衆稱他爲聶政的啊！」

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

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

路上很多的行人，都駐足觀看，說道：「這人害了我國的首相，國王要查他的姓名，出了千金的賞格，夫人難道沒有聽見麼？你怎敢隨便來認他！」

榮姐答道：「我早聽見了。我政弟從前把自己辱沒在市場中，和這班買賣人廝混，只是爲着老娘，希冀她可

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

以安穩度日，我呢！也還沒有人家。現在娘已經去世，我也出嫁了。嚴仲子來到這齷齪的場所，擡舉他，和他做朋友，這般恩意，有什麼法子推辭？男子漢對他的知己，舍身圖報，是應該的。他因爲我還活着，怕連累到我，盡量把自己傷殘，死得這般苦楚，我怎忍爲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埋沒我這好弟弟的聲名？」

從，妾其奈何畏歿
身之誅，終滅賢弟
之名？」

史記重自刑以絕從

句下原注：集解曰：徐

廣曰：恐其姊從坐而
死。

大驚，韓市人乃大
呼天者三，卒於邑
悲哀而死政之旁。

五 敬

旁人聽她這番話，都感動到極點，那女子忽然大叫天
呀！天呀！天呀！隨聲倒下，緊靠着她已死的弟弟，痛極而
亡。

六一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這消息傳到晉國楚國齊國衛國去，沒有一個人不稱贊道：「不但聶政是個人物，就是他姊姊，亦不是個尋常的女子！」

批評

聶政這人，總說起來，有幾件美德：

他屢次聲明，他受種種的委屈，都是爲着老娘；他阿姊亦是這麼說；這是他的孝。

他過的日子是很艱難的，嚴仲子送他大批的黃金，他始終不肯受；這是他的廉。

他替嚴仲子去謀殺韓相，不要別人幫助，單身上道，不動聲色，手到成功；這是他的神勇。

嚴仲子是富貴的人，他是貧賤的人，仲子一片至誠，去和他結交，他中心感激，就替仲子去拚

命報仇；古語道，「士爲知己者死，」的是英雄本色！
他死得十分慘酷，無非想不要連累阿姊，他阿姊也拚着性命，來表揚他的英名；一門兩豪傑，
無怪各國的人，都要同聲贊歎。

六 荆 軻

錄戰國策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四十三年至二千一百三十八年間之事

燕太子丹質於秦，
亡歸。見秦且滅六
國，兵已臨易水，恐
其禍至。

燕國的太子丹被留在秦國作爲抵押，私自逃回。眼見秦國日強，韓魏趙三國固然十分危險，就是齊楚兩大國，也都站不住；本國雖則相離最遠，但是秦兵一到易水之上，那就大禍臨頭，無法挽救了。

戰國時代的燕國，在現今河北省的北部。秦國，在現今陝西省。

易水，在現今河北省易縣，是燕國的界河。當時兩國相交，立下盟

約，弱國因爲強國不能相信，將本國重要的人，送去作爲抵押，這叫

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

做實。

太子丹很着急，去請教他的太傅鞠武道：「我們和秦國結下深仇，彼此不久總要決裂，請太傅替我籌畫個辦法！」鞠武道：「秦國版圖很大，到處都有牠的屬地，現在正逼迫着韓魏趙三家，易水以北的情勢，看來還不很要緊。何必因為受了些閒氣，就去打動這條毒龍呢？」太子道：「照太傅這樣說，怎麼處呢？」太傅道：「太子請回答我設法！」

見陵之怨，是說太子丹在秦國的時候，受的待遇很不好，所以懷怨在心。

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戰國策鮑彪原注：龍

可擾而騎也，然喉下

有逆鱗徑尺，人有嬰

之，則必殺人。又請

入圖之句下原注：請

太子入息，已乃圖之。

居之，有間，樊將軍

過了些時候，秦國的樊於期將軍，得罪了秦王，逃到燕

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

荆 軻

國，太子丹收留了他。鞠武太傅聽見了，便去請見太子，勸道：「這斷斷使不得！秦王爲人，何等兇狠，又和我燕國結下冤仇，這已經很可怕的了；還當得起加上一層，聽見我收留他的逃將麼？這明明是一條餓虎，在路上行走，我丟塊肉去引牠，禍事到來，必不可救。就把齊國的管仲和晏子兩位謀臣請來，也沒有辦法了！爲今之計，只有請太子趕緊把樊將軍送到匈奴，瞞過這件事。一面往西邀請韓魏趙三國，往南聯絡齊楚兩邦，最後派人到北方，與匈奴國主講和，這樣或者還有些希望。」

匈奴國在燕國之北，單于，是他國主的稱呼。

六七

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

楚，北講於單于，然

後乃可圖也。」

戰國策當饑虎之蹊

句下，鮑彪原注：蹊，徑

也。

太子丹曰：「太傅

之計，曠日彌久，心

惛然，恐不能須臾。

太子道：「太傅的高見不錯，但是一時辦不到，我神志不寧，恐怕等不及。不單是爲此，就是樊將軍，他窮無所歸，投奔於我，任是秦國怎麼兇，我總不忍把這可憐的

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沈，可與

朋友，送他到匈奴。這也許是我的命運快完了。太傅還有別的什麼方法，替我想想！」鞠武道：「我們國中有田光先生，他聰明絕頂，而且包藏着很大的膽量，這個人可以和他商量。」太子道：「我很想見見這位田先生，太傅能不能替我介紹？」太傅道：「自當遵命。」

之謀也。」太子曰：

「願因太傅交於

田先生可乎？」鞞

武曰：「敬諾！」

戰國策恐不能須臾

句下，鮑彪原注：言已

憂思昏替，且死，不可

待。是丹命固卒之

時也。句下原注：知禍

且至而猶爲之，自疑

命止於此。

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

太傅辭出，就去拜訪田光，一見之後，說明來意道：「太子說：『有國家大事，要和先生討論。』」田光道：「我辦個至誠，聽你的吩咐。」說罷，就去請見太子。

太子出門跪接，斜着身體，引進內堂，又跪下安好坐位。田先生坐下，左右退出，只賸了賓主二人。太子離開坐位，很誠懇的說道：「現下燕秦兩國，彼此不能並存，這件事，要請先生費些心。」田光道：「常言道，一匹好馬，

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

在牠壯年的時候，一天可以跑上整千里的路；到牠老了，就是匹劣馬，牠也趕不上。太子只當我田光是匹壯馬，那裏曉得我是老而無用了。但是太子這般厚意，爲的又是國家大事，我田光不敢使太子失望，我有個至交，姓荊名軻，是個很可用的人。」太子道：「我很想結交這位荊君，先生能不能替我介紹？」田光道：「自當遵命。」

善荆軻，可使也。」

太子曰：「願因先

生得願交於荆

軻，可乎？」田光曰：

「敬諾！」

戰國策不敢以乏國

事也句下，鮑彪原注：

不令太子所圖有關。

卽起，趨出，太子送

之至門，曰：「丹所

荆軻

起身告辭，太子送他出去，到了門口，又叮囑他道：「剛才我所說，先生所答的話，是我國家很重要的事，請先

七三

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

生要守秘密！」田光低頭一笑，道：「這個自然！」

田光到了荆軻家中，鞠躬致敬，道：「我和你相好，人人都知道，當今太子，只聽到我年青時候的行爲，不知道我的身體差遠了。太子很誠懇的對我說，『現下燕秦兩國，彼此不能並存，這件事，要請先生費些心。』我毫不客氣，已經將你的大名薦於太子，我想請到你官中去走一遭。」荆軻道：「我辦個至誠，聽你的吩咐。」

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

戰國策 僂行見荆軻

句下，鮑彪原注：僂，致

敬貌。

田光曰：「光聞長

荆軻

田光道：「向來說老輩做事，不能叫人不相信。現在太

七五

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

子要求我道：『所說的是我國家很重要的事，請先生要守祕密。』這太子明是不相信我。一個人做事，叫別人不相信，這一定不是個有節守和俠氣的男子漢了。」正說話時，心中想着，最好乘此自殺，還可以激動荆軻。因又說道：「我請你快快去見太子，說田光要表明確守祕密，自己已經尋死了。」一面說，一面抽刀自刎而亡。

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望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

荆軻疾忙進宮，請見太子，報道：「田光因爲表明確守祕密，已經尋死了。」太子聞言，連連稽首，膝行而前，揮淚不止，好一會，開言道：「我請田先生嚴守祕密，不過要想成就這件大事的計畫；想不到田先生竟然殺身來表明自己的心迹，這不是誤會我的意思麼？」

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

說罷收淚，兩人分賓主坐下，太子又起身離坐，拜倒於地，對荆軻道：「田先生看得起我，引我進見，得有機會，可以請教，這真是上天垂憐我燕國，並且拯救到我個人。現今秦王貪得無厭，不是將各國的土地，盡收歸他的版圖，使各國的君王，都來受他的封拜，他的雄心不會滿足的。新近韓王又被擄了，片土無存；秦兵分頭前進，一枝望南去侵略楚國，一枝往北去攻打趙邦；他的大將王翦，帶了幾十萬人馬，到趙國南境，逼近漳、鄴，又

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

派大將李信，帶領人馬，往太原雲中兩處進發，直搗趙國的西北邊境。依我看來，趙國斷乎抵敵不住，只好向秦國屈服稱臣。趙國稱臣之後，就要輪到我燕國了。我燕國地方小，力量又薄弱，這幾年來，受了好幾次兵災，就是全國起來拚命，也當不住這泰山壓卵。各國諸侯，都被他壓服，沒有一個敢起來，恢復那從前合從的局面。我癡心妄想，偷然尋得着一位勇士，派他到秦國，將很大的利益引誘他，他是個有名的貪夫，見了這些投進的禮物，定然喜歡接見。那時候，一手將他抓住，把從前曹沫勒索齊桓公的故事，重演一回，最好逼他歸還

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侵佔各國的疆土，萬一不行，當下將他刺死。他的大將帶着重兵，散布在外，君臣之間，兩下懷疑，各國諸侯，趁此機會，重訂下合從的盟約，同心協力，出兵攻秦，結果一定可以得手。這是區區的大願，我冒死的說來，只求先生體察！」

漳，是水名，從山西來，經過現今河北省之南，河南省之北。鄴，是齊國的地方，在現今河南省臨漳縣，正當趙國都邯鄲之南。太原，是現今山西省城一帶；雲中，是該省大同一帶。戰國時代，在函關以東的六國，聯合起來，去攻擊秦國，這個政策，稱爲合從。蘇秦在日，曾經實行過的。曹沫，是魯國人，魯莊公和齊桓公在柯邑會盟的

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戰國策窺以重利，亦

荆
軻

時候，曹沫走到壇上，手執匕首，偪迫桓公應允歸還以前侵佔魯國的土地。這是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九十二年間的事。

作闕。鮑彪原注闕，言

示之以利，使之見而

欲也。不知所以委

命，句下原注：委棄性

命，猶言不知死所。

久之，荆軻曰：「此

國之大事，臣驚下，

恐不足任使。」太

子前頓首，固請無

讓，然後許諾。

荆軻聽罷，沈吟了一會，回答道：「這是國家大事，像小臣這般庸才，當不起這重大的責任。」太子又向前拜倒於地，再三求他不要推却，荆軻也就答應了。

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

自此之後，就將荆軻陞了最高貴的官職，請他住了上等的公館，太子還每日到門問候，供給他的伙食，有很大的肥牛，和珍奇的物品。又常常進奉些車馬，還有粉白黛綠的女子，盡量聽他享受，使得他稱心滿意。

隔了許多時候，荆軻沒有絲毫動靜，那邊秦國大將王翦擄了趙王，吞滅了趙國的山河，他前綫的哨兵，漸漸地到了燕國南方的邊界。

南界。

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

太子恐慌起來，去問荆軻道：「秦兵早晚要渡過易水，我就是常常追隨左右，也沒有日子了。」荆軻道：「就是太子不來，小臣也要請見。我們要到秦國去，沒有些信物，那裏能够接近他。我打聽得秦王要捉拿樊將軍，出了賞格，是千斤的黃金，萬家的封邑；倘然我們取得了樊將軍的頭，再配上我們上好地方督亢的地圖，去獻與秦王，他必定欣然接見。小臣有此機會，便可以達到太子的希望。」太子道：「樊將軍窮苦困頓，投奔於我，我怎能硬着心腸，爲了自己的私事，斷送他的性命。這

金千斤，邑萬家；誠
能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獻
秦王，秦王必說見
臣，臣乃得有以報
太子。」太子曰：「樊
將軍以窮困來歸
丹，丹不忍以己之
私，而傷長者之意，
願足下更慮之！」

荆
軻

也是先生萬不得已的話，我不願意叫你太難過，還是想想別的辦法！」

戰國策與燕督亢之地圖句下，吳師道補注：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按范陽縣，在現今河北省定興縣。原文傷長者之意，長者兩字，是指荆軻，不是指樊將軍。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見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

荆軻知道太子仁慈，提不起這心來，便私自去見樊將軍，很懇切的說道：「秦王無道，將將軍全家殺戮，算得刻毒極了。聞得近來又出了賞格，什麼千斤的黃金，萬家的封邑，來買將軍的頭，如何是好！」樊將軍擡起頭來，看着天，歎了口氣，一面哭，一面說道：「我一想到，恨之刺骨，只是拏他沒有辦法。」荆軻道：「我有一句話，可以替燕國消去不少的災難，又替將軍報了莫大的冤仇，你看怎麼樣？」樊將軍走近荆軻身旁，問道：「怎麼辦呢？」荆軻道：「將軍莫怪，我想請將軍的頭，拏去獻給秦王，秦王定然大悅，很殷勤的見我。一見之後，我

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

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就斫他的胸膛，這樣一來，將軍的仇報了，燕國受他的恥辱，也洗刷了。不知將軍意下如何？」樊將軍脫去了半邊的衣服，擊左手捏着右手，走進一步，道：「我咬着牙跟，忍着這痛苦，從早到晚，沒有一刻不放在心上。現在我聽到你的話，可以解決了。」話未說完，拔出佩刀，望頸上一勒，倒地而亡。

袖，而右手搯抗其
胷，然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國見陵之
恥除矣。將軍豈有
意乎？」樊於期偏
袒，扼腕而進，曰：
「此臣日夜切齒
拊心也。乃今得聞
教！」遂自刎。

史記注：索隱曰：勇者

奮厲，必先以左手扼

右腕也。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

這事傳到太子宮中，太子立刻趕到樊家，爬在於期將軍身上，痛哭一場。想道事已至此，別無他法，只得備了一個精緻的小箱，將他的頭顱裝好，嚴緊地封存起來。

太子想這遭可以着手了，一面便訪求利器，不久在趙國的徐夫人家，訪得一柄，果然甚好，費了百金買下來。再雇了上等工人，加上藥水，使牠格外鋒利，將人來試，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

戰國策吳師道補注：

徐、姓，夫人，名，男子也。

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

只須見有一絲的血，染在衣服上，立即斃命。諸事停妥，就此替荆軻預備了行李，打發他上路。

太子又想到荆軻此去，單身匹馬，總有些不放心，訪得本國有位聞名的勇士，姓秦，名喚武陽，當他十二歲的時候，操刀殺人，旁人都不敢瞅他一眼；就把他招來，派做荆軻的副手。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

荆軻也覺得人手不敷，要招他一個朋友同行，那人住在遠方，急切不能到來，荆軻正在等待。

過了幾時，還不動身，太子怪他耽擱，心中猜着，莫非是翻悔了，又去懇求他道：「日子快沒有了，難道荆卿沒意思麼？區區的愚見，想派秦武陽即日起身，充作前站。」荆軻聽了，很生氣，不客氣的對太子說道：「這孩子，去了是不會回來的啊！我們擎着利器，向虎窟龍潭般秦國裏去，這是一件很險的事，我所以遲遲不走，想等一個朋友同行。太子既然怕來不及，我主意早定了，

不反者，豎子也。今

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強秦，僕所以留

者，待吾客與俱。今

太子遲之，請辭決

矣。」

遂發，太子及賓客

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取

就此告辭。」

荆軻帶了行李，即日起程，太子之外，還有和他往來的朋友，知道他這去凶多吉少，都穿了素服，來替他送行。到了易水渡口，祭過了路神，正要發脚，他的至交高漸

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忼慨羽聲，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

荆軻

離，提着他的竹製的樂器，彈打起來，荆軻跟着他唱歌，聲調淒涼，大家忍不住，哭了。荆軻走過來，又唱了一個歌，歌詞道：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轉了很激烈的聲調，大家都興奮起來，睜着眼，頭髮直豎，把帽子都衝了上去。荆軻唱罷，帶了秦武陽，跳上車子，揚鞭西去，連頭也不回。

祖，是要遠行時在路旁祭神的禮節。筑，是一種用竹製成的樂器。

已不顧。

戰國策爲變徵之聲

句下，鮑彪原注：變徵

爲商，蓋悲音。復爲

羽聲，句下原注：其音

怒。

既至秦，持千金之

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嘉。

嘉爲先言於秦王，

一路無事，到了秦國，打聽着大將蒙恬的兄弟蒙嘉，官拜中庶子，是秦王最親信的人，就送了他一分千金的厚禮，請他在秦王面前，說些好話。蒙嘉一口擔承。

蒙嘉一天進宮，朝見秦王，奏道：「大王要起兵攻打燕

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

國，那燕王嚇得面無人色，不敢抵抗，預備帶着全國的子民，投降大王，隨着各國的諸侯，排班朝謁，比照我們的郡縣，按年納貢，只求留着他祖宗一綫的香火。怕做不到，不敢冒昧來說，先將我國的罪臣樊於期殺了，取了他的首級，又配上他們上好地方督亢的地圖，裝盛好了，派了重臣賈送前來。臨行之日，燕王在堂前行禮恭送，殷勤囑咐，替他奏達下情。現已到來，住在客店，恭候大王的指揮。」

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戰國策吳師道正注：

大事記，相如奉璧入

秦，王齋五日，乃設九

賓禮於庭。注引韋昭

秦王聞言，異常歡喜，吩咐在咸陽宮中朝堂之上，陳設了九賓的大禮，自己穿着朝服，接見燕國使臣，還備着盛筵款待。

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按周禮注：九儀，

謂公侯伯子男及孤

卿大夫士。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

荆軻

那時荆軻捧着小箱，盛的是樊於期的頭，秦武陽跟隨在後，捧着一個小匣，裝的是督亢地方的地圖。進得宮來，只見文武諸臣，兩旁侍立，氣象好不尊嚴。兩人一步一步的行來，走上臺階，秦武陽臉色陡變，渾身發抖，兩旁文武諸臣，看了詫異，荆軻覺得對他一笑，走到秦王案前，跪下請罪道：「他是北方蕃國的粗魯小人，沒有

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

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

見過皇帝，故而害怕；求大王寬恕，讓他勉強行禮，完了這一樁差事。」秦王叫他起去，將武陽所捧的地圖，取將上來。

荆軻取得，雙手獻上，秦王慢慢地打開來看，將要看完，陡然看見一把刺刀，捲在裏面，荆軻急忙將左手拉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着那把刺刀，就要斫過去，還沒有

袖，而右手持匕首，
搥抗之，未至身，秦
王驚，自引而起，絕
袖，拔劍，劍長操其
室，時怨急，劍堅，故
不可立拔。

史記劍長操其室句

下注：索隱曰：室，謂鞘也。

荆軻逐秦王，秦王

荆軻

近身，秦王嚇得一跳，立起來，把衣袖摔脫了，離開坐位，要拔那身上帶着的劍，無如劍身太長，插在鞘裏，心越急，劍越緊得拔不出來。

荆軻追過去，秦王儘盤着柱子打旋，文武諸臣面面相

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

觀，想不到有這種天外飛來的奇事，慌亂得不知所爲。秦國的法律，文武諸臣侍立殿上，不准攜帶些少武器，那班擎着刀槍的侍衛，都排列在殿下，沒有命令，不能上殿，慌忙中又來不及招呼。荆軻越逼越緊，秦王急切有些擋不住，只得將雙手來招架着。

以手共搏之。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劍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

旁邊有位御醫姓夏無且的，手中正提着藥囊，軻起來趁勢丟過去，要想抵住荆軻。秦王還是盤着柱子，急得沒有了主意，左右的人喊道：「請大王將劍推到背上！」說了兩遍，秦王依計，立刻把劍拔了出來，望着荆軻砍去，斷了他的左腿。荆軻動彈不得，提起刺刀，對着秦王丟過去，又斜了一些，中在柱子上。秦王閃過來，又砍了八下，荆軻受了很重的傷。

不中，中柱。秦王復

擊軻，被八創。

史記注：索隱曰：王劭

曰：古者帶劍上長，拔

之不出室，欲王推之

於背，令前短易拔，故

云王負劍。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荆軻知道他的目的達不到了，靠着柱子，含着笑容，歪斜着身體，罵道：「我是要活捉住你，勒逼你承認我的要求，我好去回報太子；只因爲這一點，弄得毫無結

者，乃欲以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

秦兼天下，其後荆

荆 軻

果。」

左右諸臣蠶擁上前，將他砍死，秦武陽當然包括在內，不消說得。那時秦王鬧得眼都花了，坐了一會，才慢慢地回復過來。當下將文武諸臣，有功的要賞，那應當治罪的，要罰，都按着等級，一一辦完。特別賞了夏御醫黃金二百鎰。

後來秦王併了天下，稱爲皇帝，荆軻的老朋友高漸離，

軻客高漸離，以擊
筑見秦皇帝，而以
筑擊秦皇帝，爲燕
報仇，不中而死。

史記：秦始皇知其爲

高漸離，乃矐其目；漸

離以鉛置筑中，進近，

扑秦皇帝。

批評

因爲彈打得他的竹製的樂器很好，皇帝賞識他，叫他在左右侍奉。他一天得着個機會，拏他的樂器，去打這皇帝，要報燕國之仇，不幸沒有打着，又白白地送了性命。

這回事，死的一共有四個人：

田光的死，是守信；

樊於期的死，是仗義；

荊軻的死，是盡職；

高漸離的死，是復仇。

這四位英雄的死，可說是雖死猶生。

七 田 橫

節錄史記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十六年至二千一百十三年間之事

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

齊國王田榮，被楚霸王項羽打敗，逃往平原地方，又爲平原人所殺，他的軍隊，沒有人統率，各自分散；他胞弟田橫，挺身而出，重復招集攏來，也還有好幾萬人。

田氏爲戰國時代齊王之後。秦始皇死後，羣雄並起，田儻做了齊王，不久被殺，繼起的有田假田都田市田安，都擁着王統；田榮不服，陸續將他們趕走或殺死，自立爲齊王。項羽是項梁之姪，秦二世元年，陳涉反秦，二人同時起來，項梁做了楚王。項羽善於用兵，先做了

以故田橫復得收
齊城邑，立田榮子
廣爲齊王，而橫相
之。

漢王使酈生往說
下齊王廣及其相
國橫，橫以爲然，解
其歷下軍：

田橫

諸侯的上將軍，滅秦之後，就自立爲西楚霸王。平原，地名，在現今

山東省平原縣。

齊國所有的城邑，多半被項羽佔據，田橫也乘機攻取，陸續收回。他哥哥田榮生有一子，名廣，田橫就立他爲君，自己做了他的相國。

那時漢高帝有意和齊王講和，派了他部下一位能言善辯的酈生，到齊國去，勸齊王不要和他作對，齊王稱是。那酈生又去拜訪田相國，居然也被他的花言巧語打動了，當時發出軍令，將屯紮在歷下的兵隊，停止進

行。

漢高帝，姓劉名邦，生在現今江蘇省沛縣地方。秦二世元年，在沛起事，後來帶兵攻破了秦都咸陽，項羽立他爲漢王。又用兵攻破各國，後來項羽也爲他所滅，做了漢朝第一代的皇帝。歷下，地名，在現

今山東省歷城縣。

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

誰想到漢廷的大將韓信，那時正平定了趙燕二國，他的策士蒯通獻上一計，勸他乘勢進攻齊都。韓信大喜，帶了他的兵隊，掩旗息鼓，通過平原，打探得齊國毫無防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趕到歷下，將齊國的兵隊打得四散，乘勢攻進了都城臨淄。齊王和相國得信，

己而亨酈生：

忿恨得了不得，以爲自己好意聽信酈生，不料中了他的毒計，罵不絕口，立刻將酈生拏住，備下一口大鍋，燒了沸湯，把他投到鍋內，斷送了他的殘生。

趙王歇爲戰國時代趙王之後。秦二世二年，張耳陳餘立他爲趙王，建都在信都。漢高祖三年，他爲韓信所滅。按信都，在現今河北省冀縣。趙王歇派部將韓廣，攻取燕地，燕國的人民立他爲燕王。後來

項羽廢了他，改封了臧荼，廣爲荼所殺。漢高祖三年，韓信派人前去游說，荼就此降服。臨淄，地名，在現今山東省臨淄縣。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

後來韓信將田家諸將，逐一削平，自稱爲齊國的假王，請漢王承認，漢王也順水推舟，滿口答應，就封拜了他。

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

過了一年多，漢王又將楚王項羽打敗，天下盡歸於己，登了大位，尊爲皇帝。那時田家諸將，只剩下田橫一個人，他和高帝不對，很怕自己的性命不保，帶領了部下五百多人，逃下海去，住在一座海島之上。

假王，是暫時稱王。

高帝接着報告，心中揣想，齊國地方，本是田橫他們幾個兄弟平定下來的，當地的豪傑，都歸心於他。現在他下海去，不早收服，將來一定不能太平。

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

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

因此派了使臣，帶了赦罪招安的詔書，到海島去，呈上島主田橫，說明來意；田橫卽刻修書回報，說道：

「臣橫謹言：臣前冒昧，將陛下來使酈生，治以鼎鑊之刑。今聞上國名將酈商，卽爲酈生之弟，臣誠惶誠恐，不敢恭領恩詔。伏乞鑒臣下忱，許作平民，長守海島，謹覆拜謝。」

使臣帶了回書，回到長安，奏上高帝。高帝一想，要招田橫，非先安他的心不可，就下了一道很嚴厲的詔書，發

「齊王田橫卽至，
人馬從者敢動搖
者，致族夷！」

迺復使使持節，具
告以詔商狀，曰：
「田橫來，大者王，
小者迺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

給衛尉鄒商，說道：「齊國王田橫不日來朝，所帶人馬
和他的隨從，倘然有人敢動他一動，定將那人合門抄
斬！」

長安，是漢朝的首都，在現今陝西省長安縣。

衛尉，是管理皇宮衛

兵的武官。夷，是誅殺；族夷，是滅族。

因此又另外派了使臣，這回格外鄭重，帶着朝廷所頒
的信符，將皇帝吩咐鄒商的話，照樣對田橫傳述一遍；
又將皇帝的旨意告訴他，說道：「田橫，你快來！大的我
還你的王，就降低些，也可以封個侯爵。倘若道個不字，
就要派兵前來問罪。」

田橫適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

史記原注：集解曰：瓚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

政府派人出外辦事，給與一種憑證，稱爲節，是信符之類。

田橫聽了，無可奈何，只得帶了兩位門客，坐了四匹馬，第三級的車輛啓程，望着洛陽行來，還差三十里的路，到了尸鄉地方，是一座養馬的驛站，田橫很客氣的對使臣說道：「臣下面見天子，應該辦個至誠。一路風沙，難免不潔，我想在此沐浴，有勞等候！」說罷，就找了旅館，暫時息下。

漢朝的制度，因公事到京都去，所用車馬，由公家供給，每一輛車，用四匹上等的馬，稱爲置傳，用四匹中等的馬，稱爲馳傳，用四匹下等的馬，稱爲乘傳。尸鄉，地名，在現今河南省偃師縣。洛陽，地名，在

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

現今河南省洛陽縣。廐置，是養着馬預備驛遞使用的所在。

到了旅館之後，招呼那二位門客前來，對他說道：「我田橫最早和漢王彼此都是南面當朝，稱孤道寡，現在他做了皇帝；我呢！倒做了亡國被擄之人，向他北面稱臣，這是多麼恥辱的事！還有一層：他那裏兄弟二人，爲兄的被我下了鍋，死於極刑，我現在倒和那爲弟的，並肩而立，同事一君，就算他遵奉朝旨，有所忌憚，不敢和我作對，我自己問心，不難爲情麼？當今皇帝，爲什麼急急要見我？料去不過要想看看我是怎樣一個人。現在駕在洛陽，砍下我的頭，騎着快馬，這三十里的路，轉眼

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

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

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

就到，我本來的面目，不至變壞，還可以認得出來。」一面說，一面就拔刀自殺。

一國之君，受羣臣的朝見，他是南面而立的，對臣民說話，自稱爲「孤」，或「寡人」，到後來便稱「朕」了。

那二位門客，遵照他的遺言，捧着他的頭顱，跟了同來的使臣，飛奔到洛陽，趕進宮廷，奏上一切。高帝長歎一

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

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

聲，說道：「我這遭明白了！他三兄弟，是個布衣之士，起自田間，一個跟一個，都做了一國之王，能够說他不是個豪傑麼？」說罷，很傷感了一會，還賞了那兩個門客每人一個都尉之職。

都尉，漢朝的官名，是個武職。

當下替他辦了個國葬，調集二千名的人夫，依照當時王爵的體制，造成一座大墳。葬事完畢，那二位門客在他墳旁，挖了個大坑，同時自殺，就葬在坑內，表示他們的地下相從的意思。

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批評

高帝聽見了，詫異得了不得，知道田橫手下，都是一時豪傑，因想道：他還有舊部五百人，住在海島之上，又派了使臣去，叫他們離開海島，歸順朝廷。他們一見使臣，知道田橫身死情形，追念故主的恩情，大家抱頭痛哭，一個個抽刀自殺，沒有賸下一人。這是一件多麼悲壯的事情！田家兄弟，真可以算得得人心的了！

田橫帶了五百多人，逃到海島之上，是英雄의 末路。

漢高祖雖則怕他，但是強弱的形勢，已經大定，叫他入朝，也未必一定要害他。田橫說要看看他是怎樣一個人，也許有幾分是猜着的。

田橫到了尸鄉，對他兩個同伴，提出恥字，這是他真正的人格。

田橫知道他手下五百多人，都是同生共死的，他希望避開他們，免得同時畢命，所以不死在海島而死在尸鄉。

這二客可以不必死，只是不願意做高祖的都尉。這五百人也可以不必死，只是不願意應高祖的使命。我敢說他們心中，人人都懷着一個「恥」字。

八 貫 高

節錄史記張耳陳餘傳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十三年至二千一百零六年間之事

漢五年，張耳、陳餘、張敖、趙主，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

漢高祖立國的第五年，趙王張耳下世，朝廷追贈他身後的謚號，稱爲景王。他兒子名敖，接了王位，他所娶的王后，就是高祖的長女，封爲魯元公主的。

張耳是漢高祖做平民時候的舊交，陳涉起事之後，他帶兵去平定燕趙一帶。後來項羽立他爲常山王，不久，歸漢，高祖又立他爲趙王。過了二年，高祖從平城回來，經過趙國，趙王張敖早晚備辦了筵席，自己捲起衣袖，在旁進膳，恭恭敬敬，盡他

相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甚慢易之。

史記原注集解曰：徐

廣曰，鞞者，臂捍也。

索隱曰：崔浩云，屈膝

坐，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

子壻的禮。誰知那高祖一味的倨傲，盤着兩腿，坐在席上，隨口亂罵，待他反毫無禮貌。

漢高祖七年，韓信聯合匈奴謀反，高祖親自帶兵去平定他，不料在平城地方，被匈奴圍困七日，就此收兵而回。按平城，在現今山西省大同縣。

趙國的相臣貫高、趙午一班人，年紀在六十外，從前都是老王的門客，爲人很負氣，看見了忿忿不平，道：「我

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史記原注：集解曰：孟

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爲孱。

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

們國王，這般懦弱，真算得是個孱王了。」

爲氣，是很自負，不肯受人欺侮的。

相約了，同去見趙王，竭力的慫恿道：「天下大亂，起來的不知多少豪傑，自立很不容易，自然是能者在前。吾王盡子壻之禮，侍奉高帝，算得恭敬，不料高帝相待，如此無禮，我們要獻他一刀，替吾王出口惡氣。」

爲王殺之。」

張敖蓄其指出血，
曰：「君何言之誤！
且先人亡國，賴高
祖得復國，德流子
孫，秋豪皆高祖力
也。願君無復出
口！」

史記原注：素隱曰：小
顏云，誓指以表至誠。

趙王聞言大驚，咬着自己的手指流出血來，很懇切的
答道：「諸君太說錯了！我先王受陳餘的暗算，喪師失
地，幸虧高帝幫助，將先王的國土，歸還於我，世世子孫，
都受着他的大德。我現在所有的，那一件不是高帝所
賜的呢？請諸君不要再說這等話來！」

陳餘和張耳本是好，同時投在陳涉部下，張耳和趙王歇在信都
被秦將圍困，陳餘坐視不救，結下深仇。後來陳餘攻破常山，張耳敗
走，因此亡國。

爲其約誓。

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貫高

貫高趙午爲首，一共有十幾個人，退了出去，互相抱怨道：「本來是我們錯了！我們國王忠厚，受人之德，不肯違背。我們不能受別人的恥辱，高帝這般恥辱我們國王，我們忍不住，要去殺他，是我們的主張，怎麼好去拖累國王呢？僥倖成功，自然是國王享受，若然失敗，我們自己擔當便了！」

史記何乃滂王爲乎

句下原注：索隱曰：漢

書作汗。說文云：汗，穢

也。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

又過了一年，高祖從東垣回來，又從趙國經過。貫高一班人，知道他要在中途歇宿，就在柏人行宮牆壁內，埋伏了許多人，預備一有機會，即便動手。不久高祖駕到，很想留住一夜，忽然心血來朝，因問道：「此地何名？」旁人答道：「是柏人！」高祖一想，柏迫同音，恐怕爲人所迫，隨即傳令啓程，沒有住下。

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史記乃壁人柏人句

下原注：索隱曰：謂於

柏人縣館舍壁中著

人，欲爲變也。要之

置句下，索隱曰：文穎

云，置人廁壁中，以伺

高祖也。

漢九年，貫高怨家

貫高

漢高祖八年，高祖又親自帶兵到東垣，將韓信餘部勦平。按東垣，在現今河北省正定縣。柏人，在現今河北省唐山縣。

又過了一年，貫高有個仇人，打探着他的密謀，就去告

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

捕趙王貫高等。

十餘人皆爭自

剄，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爲之？」

王寶無謀，而并捕

王，公等皆死，誰白

王不反者？」乃轎

車膠致，與王詣長

發。高祖立刻派了官役，到趙國去，將張王拏下，那相臣貫高一班人，也一併拘捕。

那同謀的十幾個人，都搶着要自殺，貫高一人起來反對，憤憤地責罵他們道：「那個叫你們幹的國王本來不與聞這件事，現在也將他拘拏，你們一個個都死了，靠那個出來證明他沒有反狀呢？」那時官役們將張王裝入囚車，四圍加上板，嚴密地封着，押上長安而去。

安。

史記原注：正義曰：謂

其車上著板，四周如

檻形，膠密不得開，送

致京師也。

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

高祖痛恨張敖，要重重治他的罪，下了一道詔書，諭知趙國衆臣和門下的賓客，凡是跟着張敖來的，合家處斬。貫高和門客孟舒等輩，一共有十幾個人，並不逃避，都剃光了頭，帶上頸鍊，扮作張王家中的奴隸，一路追隨而來。

家奴從來。

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

史記原注：索隱曰：案

撥，亦刺也。漢書作刺

斃，張晏云，斃，灼也。說

原文皆族二字，就是滅族。

到了長安之後，開庭審問，法官提貫高到案，貫高很爽直的供道：「這事完全是我們所做，瞞着國王，他至今還是莫明其妙哩！」法官嚴刑拷問，毒打了幾千次，擊火來燙，針來扎，周身糜爛，可算得體無完膚，到底他也沒有承招一句。

對獄，就是俗語的取供。

文云，燒也。應劭云，以

鐵刺之。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

法官將審問貫高的情形和供招，奏上高祖，高祖也很感動，道：「這是個壯士！有那個認得他？私下替我去問問看！」

廷尉，是管刑名的官。

朝中有位泄公，官爲中大夫，應詔前來，啓奏道：「是臣同鄉人氏，素來相識；在鄉里中，是個很尊重名譽和道義，說一句是一句，不肯違背自己說話的人。」高祖取了信符，交他擎着，去問貫高一個實在。泄公進了監門，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穰與前。

史記原注：索隱曰：何

休注：公羊，筍音峻，筍

者竹篔，一名編；郭璞

三者注云：篔，壘土器。

仰視曰：「泄公邪？」

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

果有計謀不？」高

走近貫高身前，見他躺在一個土筐之內。

原文不侵爲然諾者句，漢書注：師古曰：侵，猶犯負也。就是不肯違反自己答應過的話的意思。

貫高擡頭一看，問道：「來的是泄公麼？」泄公再三慰

問，和舊時相好一般，談了一回，便問道：「這次案情，張

王究竟有沒有與謀？」貫高道：「人之常情，那一個不

愛惜他的父母妻子呢？我的父黨母黨妻黨，都已經合

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

門被誅，我怎肯拏張王來換我的生身父母？但是張王實在沒有反意，這事與國王完全無涉，造謀設計，只有我們一班人。」說罷，又把所以起意的原因，和瞞着張王的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泄公辭出，進朝去見高祖，據實奏上。高祖便下詔，將趙王赦出。自此很看重貫高的人格，道他是個說得出做

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

因赦貫高，貫高喜

曰：「吾王審出乎？」

泄公曰：「然！」泄

公曰：「上多足下，

故赦足下。」貫高

曰：「所以不死，一

身無餘者，白張王

得到的人。當下又差泄公專誠去通知他一應事情，道：「張王已經平安出了監獄了。」

同時告知高祖赦免他所犯的罪名。貫高聞言，欣然問道：「我們國王真是出了監獄了麼？」泄公道：「真的。」泄公又道：「皇帝很器重你，所以連你的罪名，一概赦免。」貫高道：「我所以忍着這般痛苦，留着這一口氣，就是要替張王表明他沒有反意啊！現在張王已經釋放，我的責任已盡，從此脫離人世，我也毫無遺憾了！我對皇帝，到底有君臣之分，我得了殺君的名，又有什麼面目，

不反也。今王已出，
吾責已塞，死不恨
矣！且人臣有篡殺
之名，何面目復事
上哉？縱上不殺我，
我不愧於心乎？」
乃仰絕脛，遂死。

史記原注：集解曰：韋昭曰，脛，咽也。

再去稱臣？就是皇帝不問我的罪，我自己能够不問問我的良心麼？」說罷，揚起頭來，盡力捏斷了喉嚨，即時殞命。

批評

漢高祖是個皇帝，對張王無禮，貫高這班人看不過，便要去殺他，替他主人出氣，氣概真是不凡。

謀殺高祖不成，倒反累了張王，只圖以一死自了，豈非懦夫，無怪貫高要痛罵。

他受的酷刑，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依然忍着痛苦，來替張王辨白；漢高祖何等梟雄，對他也不能不拜服。

做人有做人的責任，貫高說：「吾責已塞，」怎能够使世上的人個個都想着這四個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族的人格一冊

（25473）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張元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10

112313

#10

112313

